

满卷书香

万物静观皆自得

◆张鹏



书名:《万物笔记》
著者:李青松
出版社:中国青年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7年12月

近读生态作家李青松的生态报告文学新作《万物笔记》,再一次被他的生态责任和大地伦理精神震撼。他以敏感的生态意识,真实地书写和凸显了人与自然关系不容乐观的现状以及存在的痼疾与沉疴,强调了人类的责任意识和精神担当。

《万物笔记》收入了李青松的代表作品《一种精神》《遥远的虎啸》《薇甘菊》《外来物种入侵中国》《乌梁素海》《乌道》《从大开发到大禁伐》等名篇佳作。全书洋洋洒洒17万字,字里行间弥漫着敬畏自然的生态理念,渴望生态平衡的热切呼唤和对美好生活和钟灵毓秀自然环境的强烈渴望。

李青松并不掩饰自己的生活哲学,他主张人应当过一种“诗意地栖居”在大地上的生活,同时去感受自然的美丽与精致,在简约和朴素中体味生命的大美。本书对未来的生态关系也进行了美好地瞻望和深情地祝福。通过新闻性与文学性相得益彰的独特的表达和阐述,《万物笔记》促进了其自觉参与生态环境保护行动的积极性、主动性和自觉性。

在李青松的笔下,动植物不是孤立的物质对象,而是各有其生命世界和性格的对象。作者在描述它们的时候,不是以纯粹物性、生物性、科学性地解剖和记录,而是充盈着神奇柔韧的个性文化品性。李青松从不同的动植物身上发现和描述丰富的通讯性奇妙内容,也让人感受到其神秘内蕴和蕴含的哲理内容。

李青松的报告文学,可以说在文学领域中有力度地回应了人与自然的关系如何和谐共处的时代主题。他不仅擅长重大题材的宏大叙事,处理起精致短文也游刃有余。其作品,在理性与感性之间架构了复调叙事的桥梁。

书中的选文《一种精神》,讲述了一个外号叫“二杆子”的农民,以个人奋斗的精神,数十年植树造林,种树不止,种了10万亩林地,2000万棵树。植树造林对于这位普通农民而言,业已具有了某种宗教般的狂热,他知道“前人种树后人乘凉”的道理,他更知道个人的力量是微薄的,但他依然承担起这份光荣而艰巨的任务。

“一个春秋就是一个轮回。这个被称作二杆子的人,终于有了盼头。青山垦上到处是意外和惊喜,到处都是绿葱葱的松和柏。远看去,一棵树就是一个树的波浪,欢呼着卷上去,把尘嚣和功利也卷走了。从山顶看呢,像一处,近一处,深一块,浅一块,像一潭一潭碧绿的湖水,无风时,湖面纹丝不动,逢风起,满山满岭就温柔地拂动起来”。



荒草的种子

◆张抗抗

你或许已经去过内蒙古大草原,在途经的那些城镇,你识别出了正被绿草一日日修复的荒漠和碱滩吗?你或许即将出发去草原,听说过蒙草集团坚持多年的“小草扎根”吗?你或许还没去草原,但在你生活的城市,那些如茵大草坪、绿色的园林、五彩斑斓的花海和田,是否让你心旷神怡养眼养心?你或是你的孩子,或许已经在“快乐小草”的草坪上打过滚儿?“快乐小草”是蒙草集团新推出的全产业链服务:可自我再生的运动草、足球场草坪、走路草坪……让你与韧性皮实的小草们亲密接触。那么,你是否想过,它们的种子来自哪里?

草原原,草是原野和草甸的精气神儿。蒙草集团,上天派来维护草原的使者。

很多年了,小草在顽强地生长。小草注定不会长成大树,小草只是长成更多的小草,大片大片的小草,更坚韧更抗寒更优质更节水的小草,从北到南地繁衍蔓延,去覆盖更多的荒滩矿区边坡。蒙草人每年在那些需要草地草皮草坪的地方种草,要满足现代社会越来越多的草需求,就必须培育并提供海量的草种,俗称“草籽儿”。那些优质草籽儿的基因只能从草原野生草本中获得,如今聚合在这里,是为了让野草野花的后代,经过杂交优化的精心繁育,再回到那些逐年退化的草原与荒漠,还草原之绿之重之丰厚。那些细小的草籽儿是多么不起眼哦,那么轻那么小,一阵风来,就可把它们吹得无影无踪;一阵雨来,就可把它们冲得七零八散。它们皮壳的光滑保护层是为了防止外力的侵蚀,近于透明的羽翼及茸毛,是为了便于在风中飞翔。也许有人将其视为“杂草”,但在蒙草人眼里,它们却是播撒福音的天使。

三年前那个夏天的一个中午,在呼和浩特郊外,巍峨苍凉的大青山下,我和蒙草集团的领导钱瑞霞女士,走在种子研发基地茂密的草地上。高原的强光晃得人睁不开眼,裸露的胳膊被晒得火辣辣。

热情干练的钱瑞霞头戴草帽,身穿厚厚的大衣,红色的丝巾把脖子裹得严严实实,只露出一双微笑的眼睛。草原的阳光之酷烈可穿透衣衫,女人只能用一条红巾巾来表现女性之美。可知那些长时间在室外作业的人,为遮挡高原强紫外线,需要怎样严格的防护才不会晒伤。

“蒙草集团”草种培育驯化基地阔大的草场,是一个草的世界。从春到秋三时三季的花草,细长碧绿的叶片、茁壮挺拔的草茎,一池池一畦畦,如块块碧玉,翠生翠绿汪汪,挺立翘首摇曳。这里筛选培育出来的草籽儿,地下根系发达、耐旱耐寒,生命周期长、维持成本低,具有涵养水源、防风固沙的优良特性。俗话说:一片草能挡万丈风,“蒙草”最初命名为“蒙草抗旱”。十年来,蒙草的足迹遍布内蒙古及西北多地区,使得数千公顷因缺水而荒芜废弃的草原沙地重焕绿装,蒙草也构建了“草、草业、草科技”三位一体的产业生态圈。

蒙草获、红豆草、火龙草、连线草、百里香、山梅花、葡萄枸杞、莓叶萎萎菜、二裂萎萎菜、山丹花、龙丹花、黄刺玫、蒙古韭、蒿草、地黄、地榆、桔梗、红果、二色补血草(俗称干枝梅)、葱蒜、沙葱、细叶百合、细叶白头翁、紫花地丁、沙冬青……

它们被蒙草人亲切地称为“中国草”,一草一花自成乾坤。它们来自内蒙古草原以及西北东北地区草甸深处,是从几千种天然草中精心选育出来的优质草种。我国自有草原原生草种资源丰富,蒙草集团研发基地积十余年心血积累,目前已搜集植物标本2800余种、驯化乡土野生草种1600余种,被开发利用的已达160多种。这些草种若是在草场上混合种植,可逐步实现植被的物种多样性。集团目前已建有草原生态、盐碱地改良、抗旱植物、耐寒植物、土壤修复、沙地治理等13个专业研究院及植物种质资源库,百余亩草种园。大型基因种子库分为长期库、中期库、短期库。在低温条件下,草种最长的可保存30年。还有几千平方米的现代化

温室里蔚为壮观的实验架,那些在原野上“疾风知劲草”的柔软而坚韧的小草,它们的“孩子”此刻就安静地住在实验室的玻璃瓶或标本盒里,或圆或扁、或尖或细,小小的身体里包裹着巨大的生命能量。一旦小草发芽,深绿浅绿葱绿碧绿的小草,何其喜人;一旦小草开花,金灿灿、红艳艳、紫莹莹的花朵,何其美丽。2015年新登记的野生乡土植物土默特苕草,抗逆性抗病虫害能力强,耐盐碱、耐践踏,前后培育历时七年之久。据统计,国外引进的人工草坪,每平方米耗水1~2.5吨,而改种耐旱的蒙草,可节水90%。在极度缺水的人工北方草原,这是一个多么令人振奋的发展前景。

用中国草修复中国草原,让绿化变得低碳节水,让绿化不再奢侈——是蒙草人的理想。近年来,蒙草集团已完成乌海奥运公园、包头青山国宾馆敕勒川公园、集宁市白泉山公园等多地大型绿化改造工程,集团多次获得全国荣誉奖项。在王召明和他的团队不断探索人工干预下草原自然修复生态的新模式中,用绿色偿还生态欠账、用小草为荒漠“锁边儿”,让沙地复绿,已成为蒙草人坚守不渝的信念。

每年春夏,基地培育的草种长势喜人,而混杂其中的淘汰草也随之疯长。蒙草人蹲在草场上,用双手细心拔去一株株杂草,每日浸泡在汗水里,身上的汗水未等落在地上,已在阳光下蒸发了,工作服上留下盐渍斑斑。遇上沙尘天气,从野外收工回来,洗脸水都成了“混凝土”。他们幽默地说:最美的蒙草人,一定是面庞最黑的人。蒙草集团现有数百人的技术队伍、数千名工程项目及绿化员工。除了“80后”,近年来有越来越多“90后”的年轻人也走进了蒙草。蒙草人若是半夜被骤降的大雨惊醒,会以最敏捷的动作冲入雨中收起晾晒的草种。前几年蒙草集团就在网上发起了“为草原”活动——为草原致歉、为草原发声、为草原点赞、为草原微笑、为草原众筹。呼唤全社会更多人来关注爱护草原。在“蒙草绿”的会刊上,我看

到蒙草人写下的感人诗句:“我是一棵小小的小草,生长在草原的怀抱”“趁得青春年少时,进酒热汗润莽原”“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十几年来,著名的蒙古族歌唱家布仁巴雅尔、乌日娜夫妇一家,曾因一曲生动美妙的蒙古歌曲联唱“吉祥三宝”而享誉全国。他们一家人都已成为蒙草集团的终身代言人,为宣传蒙草、为保护草原,承担了大量公益活动。他们的小儿子,被人称为“草原小王子”乌达木,如今已经长成一个帅气的蒙古族少年歌手。童年生长在呼伦贝尔草原的乌达木,看到草原一年年退化,曾有一个天真的梦想:假如我有一瓶神奇的墨水,只要洒在草原上,所有的草全都变绿了,那该多么好!

天下所有爱草、爱草原的人,我们都是吉祥一家人!乌达木,就是一粒饱满结实的小小草籽儿,愿他长成郁郁葱葱的草山草湖草海。

想起蒙草集团那个大红句号加小红点儿的著名商标,回味他们的品牌标识释义:使命与责任、红色、热情、执着,同时也代表对“生态危机的警示”。那个句号含义:要为“不生态、不科学、不节能”违背自然规律的建设行为,划上一个大大的句号;那个小圆点——要努力让以“节约型、科技型、创新型”为基础的“生态文明”落下一个实实在在的起点。

这个大句号与小点儿,都是蒙草精神的种子,在干旱的土地上,发芽生长。

假如我们人人手中都握有一瓶神奇的墨水,哦,全世界的陆地就会变成一片绿色的草海绿洋。

作者简介:

张抗抗,著名作家,中国作协副主席,黑龙江省作协名誉主席。曾获鲁迅文学奖、全国首届女性文学创作奖等多项文学奖。代表作有长篇小说《隐形伴侣》《赤彤丹朱》《情爱画廊》《女女》《张抗抗自选集》(5卷)等,多部作品被翻译成英、法、德、日、俄文并在海外出版。



黎明村的『聚散兴衰』

◆庄电一

20年前,我来到宁夏盐池县,第一次走进“黎明村”,只因这个饱受风沙侵袭的自然村,当时被风沙逼得无法生存,不得不四处搬家躲避。在几个月内,由一个完整的村,分裂成遥遥相望的4个小庄点。

记得初次踏访黎明村的那天,呈现在我面前的是断垣残壁和一浪高过一浪的沙丘。我看到,黄沙正一点一点地蚕食墙壁上的彩绘,就连村中饮羊的水槽都被黄沙填满了。

这个仅有四五十户居民的小村庄,像逃避瘟疫一样相继搬到相距一公里左右、原来也没有人居住的“南梁”“北梁”“东梁”,形成了3个规模都不大的新庄点,而留在原地、暂时未搬的只有两户。

提起风沙的危害,黎明村人都有倒不完的苦水:黄沙几乎无处不在,无孔不入。每天早晨起床,被褥上都有一层黄沙,就连锅碗瓢盆也都变成了盛装黄沙的容器。一场大风刮来,村中的道路就被一道道沙梁封堵,各家各户院墙内外都堆满了黄沙,一连几天都清理不完。

以搬家来躲避风沙,对黎明村人来说,确实是无奈之举。但是,令他们惊悚不已的是:风沙如影随形,并没有远离他们:他们搬到哪儿,风沙就赶到哪儿,新家院落、墙角又有成堆黄沙。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当时的黎明村走到这个地步,并不是一朝一夕的。随着黎明村人口的增长和对大自然毫无节制的索取,生态环境也随之迅速恶化。而这种恶化,从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就开始了。

当时的黎明村乃至整个盐池县,对生态环境的人为破坏主要在于两方面:过度放牧,滥采乱挖。超出草原承载能力的养殖和放

牧,严重地摧残了本已相当脆弱的草原,加剧了草原沙化的进程。而滥采乱挖则是雪上加霜,作为优质甘草产地,盐池县在产生经济效益的同时,年复一年的挖甘草大会战,酿成了一场又一场生态劫难,也控制了一起又一起流血冲突,将盐池草场弄得千疮百孔、惨不忍睹。

与这些人人为的破坏相比,由于经费、缺人力、缺政策,当地对生态环境的治理却严重滞后,绿化程度也很低。我第一次去黎明村时,看见村里只有三四株沙枣树,此外再也见不到别的树木。因为难得见到绿草,整个大地都呈现出缺少生机的黄色。这样脆弱的生态环境,怎经得起年复一年的破坏?

2000年,我二访黎明村,留在原地的只剩下了一户。

2002年,我三访黎明村,那里的环境还在恶化。但是这一年,值得欣喜的是,盐池县委县政府已作出决定:将本县禁牧的时间提前到当年的11月。与此同时,各级政府采取了有力措施,果断地禁止滥采乱挖。脆弱的草原,从此得到了休养生息。

2006年四访黎明村时,留在老黎明村那最后一户人家也搬走了,旧庄点完全消失了。同时,我也欣喜地看到黎明村的“黎明”:宁夏及盐池县借三北防护林建设和“天保工程”的东风,大范围植树造林、飞播造林、封山育林,生态环境正发生可喜的变化。其中,仅黎明村所在的冯记沟乡(黎明村原来隶属于马儿庄乡,此时,马儿庄乡撤掉了,变成了马儿庄村,纳入冯记沟乡)就飞播造林18万亩、人工补播11万亩,黎明村周边的树木也渐渐多了起来。

生态环境改善了,黎明村人又有了重新聚合的愿望。于是,这个饱经磨难、曾一分为四的自然村,出现了戏剧性的变化:在最后两户搬离老黎明村之后,当年仓促搬到“南梁”的12户人家,于2011年都搬到了“北梁”,黎明村就此实现了“三合为二”。到了2012年,在当地党委、政府的指导和帮助下,经过整合的黎明村又合二为一。

短短15年间,黎明村由四分五裂重新走向“统一”,经历了沧海桑田的变化。黎明村的环境还会恶化吗?还会因风沙逼迫而迁徙吗?我在2016年十访黎明村时向

村民提出了这个问题,黎明村人告诉我:绝不会了!

黎明村人为什么会如此肯定,他们的底气来自哪里?原来,经历了这么多年的磨难之后,所有村民的环境意识都提高了,在他们看来,如果自己不破坏,环境就不会再恶化。

我在采访中了解到,盐池县已经涌现出一批治沙大乡。原来一些挖甘草能手,不但自己收起铁锹不挖甘草了,而且自发地投巨资治理沙漠,成为治沙的功臣。而更多的盐池人,非但自己不挖了,而且在外县人前来挖甘草时,自发地组织起来,勇敢地保护家园、驱逐“入侵者”。

尤其让人振奋的是,黎明村人都有了强烈的爱绿、植绿、护绿意识。有些村民甚至花钱购买多种树苗,自觉地在自家房前屋后大量植树。我十访黎明村时看到,黎明村里那些成排的白杨都已长得比成人小腿还粗了。

如今的黎明村,早已风沙不再。资料显示,沙化面积曾经达到539万亩的盐池县,现在林木保存面积达到了385万亩,200多万亩沙化土地全部披上了绿装,100亩以上的阴沙丘基本消除,全县实现了沙地披绿、人进沙退的历史性转变,沙尘暴和扬沙天气也大幅度减少。

不仅如此,原来废弃的庄稼秸秆和柠条、花棒等固沙植物都成了好饲料。黎明村不仅建起了养殖园区,成立了养殖合作社,还一跃成为远近闻名的养殖专业村,所产羊肉也远销北京、银川等地。在外面闯荡多年的青年人回村了,一门心思离开黎明村的人也不走了,富裕起来的黎明村人也过上了像城里人一样的生活,一有空闲便天南地北地游览祖国大好河山。

近20年的十次踏访,让我见证了这个小荒村的沧桑巨变,见证了黎明村,从一个人想搬离的村庄,变成了一个令人留恋、令人向往、魅力四射的村庄。

作者简介:

庄电一,光明日报高级记者,已发表各类稿件五千多篇、五百多万字。著有《悠悠我心》《艺苑飞鸿》《这方水土这方人》《记者的天空》等。曾获地球奖等奖项。